



主编/杜元明
/施建中

布依 GA

警官教育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本书均系战斗在公安工作岗位上的一批富有才华的作者精心构撰之作。书中描绘公安干警英勇豪迈、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塑造了感情丰富、个性各异的公安英模形象，读之令人感动不已。

歌颂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警魂的崇高、鞭挞不法分子的丑恶灵魂并揭露其犯罪根源，构成了本书的主旋律。运用新颖多样的艺术手法，力图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人物关系中多侧面地刻划人物性格，写出人物命运及其心灵发展轨迹，讲求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统一，是这批作品共同的创作旨归。

前 言

80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我国公安战线49位文学作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聚集到首都北京，前来参加受公安部政治部宣传部委托、由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全国首期公安文学讲习班。作者们经过3个月的听课、参观，切磋研讨，读书写作，普遍感到收获很大，创作跃上了新的台阶。现在，讲习班创作的作品，已在各地报刊继续发表，长篇作品则正在修改、出版之中。

本书选入的是作者们在班上创作的部分短、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通读他们的心血凝成之作，不啻是对讲习班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这些作品，展现了公安干警浴血战斗的身姿，描绘了他们丰富多采的感情生活和心灵世界，讴歌了他们高尚美好的道德情操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反映了他们生活步履的艰辛和顽强拼搏的意志与毅力，同时也画出了社会阴暗角落里作恶者的可耻面目及其鬼蜮伎俩。这些作品均以改革开放年代为背景，感应着社会生活的五光十色，在美丑角逐、新旧颀颀之中，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赞美人民警察以热血铸就的警魂的崇高，有力地揭露、鞭撻了不法分子的卑污灵魂并深挖其犯罪根源，这一切，构成了鸣响于全书中的主旋律。力求揭示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深厚底蕴，从某些悲剧性现象中探寻人生哲理，艺术上着力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心理，写出人物命运的浮沉变幻，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并讲求布局结构的灵巧，表现技巧的多样，是这批作品共同的创作追求。

自然，创作水平的提高，艺术质量的突破，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不难发现，本书所收入的作品，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稚嫩之处。然而，对于执着前行的奋斗者而言，幼稚乃是成功必经之道和有待攀超的一个阶梯，它孕育着希望，也预示着成熟，本书的每一篇作品，正是记录着作者们前进中的足迹。

现在一并奉献于读者之前，诚望读者多加批评指教。

本书选编工作得到公安部政治部宣传部的全力支持，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负责编辑成书。选编组由徐良志任顾问，杜元明、施建中任主编，华敬锋、阎新瑞、董晓宇参与选编。警官教育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编者和作者们对此谨表衷心感谢。

我们相信，在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支持下，战斗在公安战线前列、身为干警一员的作者们，在将生活与艺术相互熔铸之中，经过百折不回的努力，持之以恒的磨砺，一定能使自己的创作更上一层楼，写出更为完美的佳作来，从而为我国公安题材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增光添彩，成为社会主义公安文学事业不断开拓前进的一支生力军。

本书选编组

1991·10·5

目 录

前言

短 篇 小 说

布依 GA	白 平 (3)
归来时, 情系何处	卿晓晴 (19)
外面的世界	林广成 (31)
刑警队长和他的儿子	李诗学 (36)
河边的错误	贾 辉 (42)
三天休假	晋 川 (49)
片警和他的女儿	黄 明 (60)
雪魂	修来荣 (77)

中 篇 小 说

秋天里的梦	孙红旗 (93)
日月沉浮	许 艺 (134)
飘逸的琴音	罗学知 (159)
夕阳血红	周胜岭 (212)
旋转人生	徐 静 (251)
从电台听到的消息	陈田树 (325)
苦涩的无花果	王德永 (354)

· 1 ·

报 告 文 学

摄影师阿龙·····	李 刚 (393)
男子汉的微笑·····	胡友书 (406)
曝光外币诈骗黑幕·····	陈卓然 (421)
癫狂的黄海·····	谷跃先 (436)

附 录

梦中犹见花枝俏·····	杜元明 (454)
--------------	-------------

短篇小说

布 依 GA

白 平

好浓好黑的雾呀！

蜿蜒起伏的山路，象一条褐色的飘带缠绕盘旋在耸入云霄的扁担山腰。

莽莽苍苍的山峦被清晨的雾笼罩着，你和我气喘咻咻地挪动在悬崖峭壁的山涧里，在这片幽深神秘的青枫林中。湿漉漉的杂草丛里，堆积着的枯枝腐叶侵蚀着你那双早该淘汰的解放鞋……

你说这山里爱搞偷袭的蛇挺多；你说这山路弯弯岔道挺多；你说你有经验对付那些怪吓人的小精灵；你说你识道，曾经在这神秘的小径上蹲过坑，抓过把大烟塞在蛇肚里的“捕蛇者”。于是，你理直气壮地当了开路先锋。

一路上，你这个只有几根骨头支撑着脑袋的派出所长老是皱着眉头，老是不停地挥舞着手上握着的一根树棍，你象是在发泄什么，把挡在小道上的枝条蔓藤拦腰铲断横扫在地。尽管你不吭声，可我知道这是你心中那股难以压抑的怨火的发泄！

我晓得，这股火在你胸中已闷了好久了。你早该把它排出体外了，真的。

那天中午，你刚放下酒杯，有人告诉你镇东头卖米粉的小吃

摊上有个贼。你来不及套上挂在门后的警服，穿着蜡染布料的褂子，一阵风似地跑出了我们的阿叉派出所。

百米长的小集市，已经围起了一堆人。

“老子没偷！”你老远就见人群中一个戴着变色眼镜的小伙子正扯着沙哑的嗓子在吼一个布依族的小青年：“喊派出所的来，老子也不怕！”

“没偷？没偷这钱会从你这里滑出来？！”身穿对襟衣的布依后生，掀起衣服里贴身的背心，用手上握着的几张“大团结”哗哗地拍打着肚皮。

“你他妈栽赃陷害！”一身城里人装束的“变色镜”举起拳头威胁着不买帐的布依后生。

“狗岗贝！”你怒火中烧，热血一下窜上了脑门，你用布依语粗鲁地骂着，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对着“变色镜”当胸就是一拳：“你想干啥？我就是派出所的……”

“洪所长！”小镇上的人大都认识你，有人在惊诧中脱口而出。

“所长？”“变色镜”一下呆愣了，镜片后面的那双三角眼眨个不停。

“唉——”半晌，你一声长叹，继而又猛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霎时，他怔了一下，他闻到了这空气里流动着一股淡淡的酒味，并且这酒味就是来自你这位双颊绯红的便衣警察！于是，他狡黠地一笑，一把推开你冲出人群，向附近那条通往县城的公路狂奔而去：“警察发酒疯喽……警察打人喽……”

第二天一早，远在50里外的县公安局纪检组那个胖胖的才从县委大院调到局里的张老伯妈给你打来了电话。

“你怎么打人呢？”老伯妈在电话里问。

“这小子太狂了！”你答。

“你喝酒了？”老伯妈加重语气。

“喝，喝了。可那是……”你噤着嘴。

“那是酗酒滋事！”老伯妈极不耐烦，打断了你的话，“谁让你喝酒了的？你要什么特权？你还象个所长吗？……你要认真检查！”老伯妈说完，重重地搁下了话筒。

这一阵噼里啪啦的机关枪把你打晕了。那天，你的烟瘾忽然大了起来。

二

哟，刮风了。山里的风好大，杀气腾腾！

后来，你终于悟出了是应该写份东西交帐。于是你让我为你咬文嚼字地想了半天，弄了个《我对过去的反思》（你忌讳错误呀检查呀一类的字眼）。三天后，你的大名——洪木贵，变成了铅字，第一次出现在局里批评一类的通报上。

接到“通报”的那天晚上，你一头撞进我这个单身汉的宿舍。在窗外蟋蟀那深一声浅一声的鸣叫中，你流着泪告诉我，你说你是这扁担山区的布依后裔，有着这一带布依人自古流传下来的三大嗜好：吸大叶子生烟，唱民族山歌，喝烈性苞谷烧酒。吸烟要一口将五肺六脏都充满辣味，要吸得两排门牙变黄才不算劣种；唱歌要粗喉大嗓，透出阳刚之气；喝酒要喝个一醉方休，不醉不是汉子。你说你的海量有八两，但那天只喝了半两，是药酒。

我问你喝药酒干啥？其实这话问得多余，我知道你患有关节炎，我看见嫂子常用杜仲给你熬鸡汤。

你沉默不语，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掉。

后来，你终于蠕动着嘴唇告诉我，你说你没出息，不是条好汉，对不起嫂子。你说你是按祖辈流传下来的风俗，十年前在艾家坪的一次“赶表”场上，与一位竞争者通过甩“石头笼”对打获胜后，和她在对歌中完的婚事。你说你从云南老山前线转业到公安局娶她过门已经5年，但还没有让她当妈妈……

你哽咽着，你说这责任在你——精子数量奇少。你还说你花

了一个月的工资请百里外的一位老郎中给你抓了一副叫“生精散”的中药泡酒喝，一天三次，早中晚各半两。你还说你已经偷偷地喝了两个多月了……

天啊，我怎么才知道这些！我的心在颤栗——长期以来，你心里的滋味一定比这药酒更苦涩、更浓烈！

窗外的树枝在摇曳，象魔爪伸向天空。

我哭了。你我抱头在一起抽泣。

三

弥漫在深山老林的雾，渐渐升高了，扩散了……

你我还在这难行的小道上挪动着。霍地，一团黑影“刷”一声掠过你的头顶淹没在你身旁的苍树绿叶间。

你并不感到吃惊。你知道那是一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黑叶猴。你仍走你的路，爬你的山，拉着粗粗的长青藤引体向上翻沟过坎；你仍愁云满面不言不语，把黝黑消瘦的脸拉得老长老长。

还在为“通报”的事？你何必折磨自己，事情过去就算了嘛。是为这趟差事吗？其实，大可不必，不就是去抓一个绰号叫“响尾蛇”的歹徒吗？抓人，你我又不是第一次。我想。

你也想。你想起上次爬这山路时，你还在局里当刑警。若不是跟踪那从邻省边境线上过来找“扁担山经济开发公司”汪副经理的“响尾蛇”，你绝不会去县委大院，绝不知道汪副经理的父亲县委汪副书记的办公室门是朝那边开的。当然，你也绝不会被发落到扁担山来。尽管你是扁担山人，可搞刑侦，你有一套，在城里并不是玩不转。

去年三月城里发生的那桩特大抢劫案，你玩了个脑水〔脑水：即心计，贵州方言。〕，把现场上那杯谁也不曾留意的咖啡送到了市局去化验，结果查出了这咖啡里含有大量的乌头和曼陀罗中药成份，喝下去足以让人昏迷，从而纠正了一个“局头”关

于受害人被劫之因的误解。

可你也太那个了，你悄悄地在实施“以药找人”的方案。一个星期后，你用事实否定了“局头”的“阵地控制”。你破了案，一举抓获了三个作案分子，追回了被劫的上万元巨款。

队里给你报了三等功，但上面说你有点“那个”。反正这功你没立上。你无所谓，你早就在老山立了一个二等功的。

这种哑巴亏，你吃得是够多的。由于你擅自闯到了汪副书记的门下，也由于你有关汪副经理伙同“响尾蛇”参与贩毒的证据还不那么充分，总之，张老伯妈把你唤到了她的办公室里。你耐着性子在听她喋喋不休地说：“要注意呀，我们都是党员。在党内搞侦察，这可不符合我们党的侦破路线哟……”

你心里一沉，气得心里直骂娘。

“你懂狗屁！”你坐不住了，你斜了她一眼，鄙夷地耸了耸肩，站起来扭头就走。

你有你的性格，你有你的脾气。你改不了。

1979年，你刚当兵就赶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一次坚守某高地的战斗中，你在肩膀被敌方炮火嵌了块弹片的情况下，硬是忍着剧痛用枪托砸死了扑上阵地的两个越南兵。火线上，你入了党，提了干。

战后，二等功的勋章挂在了你的胸前，你参加了所在部队的英模事迹演讲团。可你在试讲时，不知那门神经短了路，扔开讲稿，愣说打死那两个越南兵，是你杀红了眼，靠人的一种本能冲动……于是，第二天你便回到了前沿。

你这人就是这德行！有人管你叫“丑陋的布依人”。

那次张老伯妈找你谈话不久，一纸任命下来，你被委了个阿又派出所长。你知道这叫明升暗贬。贬就贬吧，你不在乎，只是有些舍不得扔下手上经管的这桩案子。

是的，这案你不愿挂起来。昨天你得到有关“响尾蛇”的线索后，兴奋得一夜没睡好觉。

又是一堵崖，不高，有两丈。你双手紧紧抠住石缝，双脚蹬在凸出的峭面上，一步步向上攀着……

你咬紧牙关你全神贯注你使出了吃奶的劲把身子贴在了半崖上。

四

太阳终于钻出了厚厚的云层，一束束耀眼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枝，腐叶漫起了一团团烟雾，发出一股股令人窒息的腥臭……

我们终于爬到了一个山垭口。

你说该歇歇了。你倚着树干那厚厚的绿苔上从口袋里掏出了烧熟的两个大洋芋扔了一个给我。你狼吞虎咽般吃起来。

我咽不下去，我口干舌燥。我的兴趣在对面山头那一簇簇竞相开放的杜鹃花上。这些殷红如马缨、鹅黄如团扇、银白似粉球的杜鹃花把我这一路的疲惫扔下了崖。“啧啧、美极了！”

“嘿嘿。”你也“阴转晴”了，你一笑：“艾家坪要通车就好了。”

“通车？通马车差不多。”我说。

你瞪了我一眼：“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底我们小镇不是通公路了吗？”

“那是县里看中了这儿的铅锌矿才修的。”

“有路多好呀……”你象是没话找话。

“有路当然好！”我一下从青石上弹起来，“没路上面会给我们配辆三轮吗？没这摩托我们上月能半夜三更送一位产后大出血的妇女去县医院抢救？你还记得那篇表扬文章吗，省报头版的——《扁担山区橄榄情》？”

你没有吱声，只是憨厚地笑着，掏出用苦竹根雕的烟杆，装了一杆随身带着的叶子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后，又舒心地喷出来：“嗯，也真有意思，要不是你小子告诉我摩托车牌照上的‘G

A’，就是‘公安’二字的汉语拼音缩写，我还当是什么特种符号哩。哦，对了，我用一包‘黄果树’让镇上那邈邈的小二狗给我把这两拼音字印在我的背心上丁。挺带劲的，你看……”你解开橄榄色警服上的铜纽扣，挺得意。

然而，你露出来的不是神气的背心，而是一件藏蓝色的蜡染布褂。你窘迫着、喃喃地说：“下乡穿这方便，吸汗……”

“哈哈。”我一脸讪笑。

“你知道吗？蜡染这东西是扁担山的骄傲！”你牛皮起来了，

“蜡染其实就是蜡画和染色。老人们说，扁担山在好几百年前就有了蜡染。对了，现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里就有扁担山的蜡染文物。这些文物图案的造型有的象大理石的花纹，有的象足球上的小菱形块，还有的象万花筒里的繁花点点……唉，就是颜色太单调了，除了藏蓝就是白的……”

“没想到你还是个蜡染专家！你应该改行专攻蜡染。”我说完，心想：你炫耀什么？你懂大趋势、情爱论、电脑信息吗？

你不知道我这是在揶揄你。你的牛皮吹得更凶了：“不过，现在它蜡染服装研究所已研究出了彩色蜡染。报上说，彩色的蜡染服装刚在巴黎的国际时装市场上露面就打响了。蜡染正用线条用色彩用款式去征服世界……”你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噢，你是在做广告咋的？”我给正吹在兴头上的你泼了一盆凉水，“走吧，赶路！”冷冷地，我说。

五

“太阳就要落山坡，
边吆牛来边唱歌；
唱得红霞满天飞，
可惜没有人来和……”

“哟，谁在唱山歌？”你和我刚下到半山腰，山下就飘来了一

阵朴实、圆润的歌声。

我几步跳到灌木丛中的一堵山岩上，探头四望，终于看见山下的旷野里，有个穿裙子的红衣少女踏着夕阳喝着几头牛往附近一个飘起缕缕炊烟的山寨赶去。

“这歌一定是她唱的！”我指着那姑娘，有些亢奋。

“对，一定是她！”你也蹦到了这山岩上，感叹地点了点头，“艾家坪这一带真是无寨不歌，无人不会呀！”你看了我一眼，“我给她对一首！”你一下扯起嗓门唱了起来——

“岩上滴水响叮咚，
阿哥赶路走得慌，
想跟阿妹唱两首，
不知调子合不合？”

“噢，你还真有两下子！”你歌声刚落，我禁不住捅了你一下。

“布依人嘛，谁不会两句……”你满不在乎，眸子仍盯着山下那村姑。

半晌，山下又传来了一阵清丽婉约的山歌——

“天上飞来灰喜鹊，
寨子太小莫落脚，
山乡僻野穷旮旯，
送你支歌人意合。”

歌声流溢着浓郁的乡间情调，象股清新的山风令我心旷神怡，“唱得多好听呀！”我如醉如痴。

“好？这是下逐客令了！”你不满地盯了我一眼，一步跳下石岩，窸窣窸窣地往山下奔去，一边跑还一边唱——

“莫嫌穷，莫嫌穷，
谁嫌妹住茅草棚？
棚子倒了架子在，
就怕人穷志也穷！”

眨眼功夫，你象只山猫一样便窜得没有影儿，把我一个人撇在了山腰上。

当我好不容易摸到山脚时，你正操着布依话和那村姑有说有笑地叽哩咕噜地交谈着我听不懂的话题。

我不知哪根筋涨爆发了，故意大声咳了一下。

村姑一下转过头来了。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布依族少女，虽说不上漂亮，但还算秀气，她个儿不高，但很匀称，上穿一件水红色的布衬衣，下穿藏蓝色的蜡染布裙，两条长长的黑发辫，从她那已明显隆起的胸脯上耷拉下来。

我主动上前招呼了声：“同志——你好！”

想不到她竟一下笑了：“我们这块地方不兴喊同志。”她用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又说：“我叫韦山妹，这里的人都管我叫山妹子。”

姑娘一下大方起来了。猛然间，她止住话头，一脸正色地对着你：“哦——耿豪莫皮？”

“莫皮。”你也用布依语，答。

我不知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嘿，她问我们吃饭没有？”你笑着给我翻译，“我告诉她，没有。”

“走，不嫌弃就到我家去吧……”山妹子热情相邀。

布依人真好客！我想。

“走吧。”你并不推辞。

布依人就是直！我又想。

六

“哇……哟哟！”山妹子沿着一溜青石台阶吆喝着牧归的牛。

当我们来到了寨子边上的一棵樱桃树下后，山妹子一边在树干上系着牛绳，一边把头冲着不远的那道石头短墙上虚掩着的板